



我家住在运河边

王家铁匠铺：
打铁技艺 铿锵传承

本报记者 杨静然

炉膛里炭火“啪啪”作响，烧得通红的铁块被敲打塑型，“叮当——叮当——”那此起彼伏的打铁声，王金星至今记忆犹新。

俗话说，世上有三苦，打铁、撑船、磨豆腐。打铁，曾是王家人的谋生手段，也是他们几代人用心守护的手艺。王家铁匠铺最兴旺的时候，一个屋放两盘炉，七八位师傅一起忙活，每天从早到晚的打铁声，响彻整条街巷。

提起自家铺子，57岁的王金星总有说不完的话。动情处，他情不自禁地拿出笔，绘制出古沧州城区地图。那些远去的记忆，在他的描绘和讲述下逐渐铺开开来。

“打铁冒冒烟，木匠跑一天”

王金星最近一次在运河边见到铁匠是在2004年左右。一天，他在运河边散步，远远地就听到一阵熟悉的声音，走近一看，一位年长的铁匠正在敲打着铁具。两人寒暄几句后，王金星就来了兴致，他抡起大锤有节奏地敲打起来。一旁的老铁匠看得一愣，问：“你是哪家的？”他笑着说：“城南王家。”铁匠惊讶道：“你们‘王家铁匠铺’，可是沧州打铁的‘祖宗’！”虽是句玩笑话，却勾起了王金星深深的回忆。

城南栅栏口，距离运河不过百米远，“王家铁匠铺”的名号曾在这里响亮了数百年。

王金星不知道祖辈是从哪一代开始学的这门手艺，但父亲告诉他，到他这一辈已经传承了五代。

几代人拼搏守护下来的老手艺，受到了百姓们的认可和称赞。久而久之，“王家铁匠铺”成了沧州地界独一无二的招牌。

“到我爷爷这一辈虽然已经分了家，但哥们弟兄依然从事打铁行业，城南、城北都有王家的铁匠铺子。别人家想干这一行，干不起来。”王金星说，有人生活的地方必然有铁件，它涉及面广，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北到北陈屯、小庄子，南到佟家花园、南关，再到菜市场，大半个沧州的菜农买农具、铁具，修理农具，都要到王家来。

靠着这门手艺，王家养活了几代人。

“老话说得好：‘打铁冒冒烟，木匠跑一天’，说的就是我们这一行，铁匠比木匠生意多一些。”他说。

搭炉、燃炭、拉风箱，等到炉子里炭火“啪啪”作响，将铁块烧红。

曾与马本斋并肩作战
刘作才烈士墓重新修缮

本报记者 杨金丽

日前，河间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得知景和镇王雅莪村抗战烈士刘作才的墓地年久失修后，立即来到村中，精心对墓地进行了修缮。望着焕然一新的烈士墓，刘作才的侄孙刘立新感叹万千。他说，三爷爷英勇壮烈，抗战时期曾与马本斋并肩作战。感谢政府，这么多年没忘记三爷爷。

随着刘立新的讲述，一位为了抗日宁可流血断头也不出卖同胞的抗日英雄，浮现眼前。

与马本斋并肩作战

1902年，刘作才出生在河间县景和镇王雅莪村一户普通农家，自小胆大心细，是个孩子王。“七七事变”不久，日本鬼子进了村，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村中青年秘密联络，决心拿起武器，保卫家园。1938年，刘作才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在组织骨干力量抗日过程中，他表现出突出的领导能力和指挥能力，后来担

红色记忆

铁块烧得差不多了，再拿起铁钳把它夹出来，快速放到炉子旁的铁墩上，一边用铁钳翻动，一边握锤锻打，“叮——当——，叮——当——”此起彼伏，响彻整条街巷。打铁是个力气活，回炉、锤打，不知多少个回合，铁块慢慢变得干瘪……这是王金星儿时的记忆，那些打铁画面至今仍在他的脑海中闪现。

他说，都知道韭菜割完一茬又一茬，谁又知道割韭菜的镰刀是从一块铁开始的，要经过十几道工序方能利刃。

那些有趣的地名

王金星从小生活在运河边，那些有趣的地名、古老的故事充满人文气息，也充满了乐趣。

从他家向北走不远就是魏家胡同。王金星说，沧州以大户人家命名的胡同不少，最有名的当数魏家胡同。据说，魏家胡同因清朝一魏姓大户人家在此居住而得名。1947年，沧州解放时，当时的沧镇镇委就在魏家胡同里。

说起魏家胡同，不得不提“散财童子”魏三哥的故事。据说，200多年前，这家魏姓人家，祖上做过几任大官，家存万贯并拥有良田千顷。他家有—阔少魏三哥，魏三哥整日游手好闲、吃喝玩乐、花钱如流水，对穷苦人也总是慷慨施舍、仗义疏财。人送外号“散财童子”。据传，乾隆下江南路经沧州时，在江岔子停舟歇驾，沧州文武官员前来叩拜迎驾。魏三哥也大摇大摆地来看热闹，乾隆便问此人是谁，为何见驾不参不跪。官员道：“他乃当地大户人家之子魏三哥，他把万贯家财都扶危济贫，帮助穷人了。”乾隆听罢，对这位魏三哥颇为赏识，便没有怪罪他。魏三哥在京城还有一

任中共景和区地下党委书记、建国县对敌工作委员会委员等职，与抗日英雄马本斋有密切联系。

刘立新说，听爷爷介绍，抗战时期，马本斋曾两次来到王雅莪村。其中有一次，工作到很晚，便留宿在王雅莪村。出于安全考虑，当晚马本斋没有刘作才家中住宿，而是住在了爷爷家。

“我爷爷名叫刘作朴，和刘作才是亲兄弟，也是抗日堡垒户，所以爷爷对这段经历特别熟悉。当晚马本斋住在了爷爷家的东屋，第二天早晨天没亮，他就带着警卫人员离开了村子。大约上午9点左右，从景和炮楼飞来一发迫击炮弹，穿过我三爷爷屋顶，落在了他们家的堂屋，但没有爆炸。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村里肯定有叛徒，把马本斋住在王雅莪村这件事情出卖给了景和炮楼的鬼子汉奸。”

马本斋另外一次到村里，是在1939年。当时他带领回民支队在王雅莪村西的苇子坑埋伏了三天三夜，想要伏击从沙河桥方向而来的高鸿基的伪军队伍。但不知什么原因，高鸿基得到了这个消息，没有从官道回景和炮楼，而是绕道回了炮楼。马本斋只得把回民支队从苇坑中撤走。



位姑父，是吏部尚书。他12岁时曾到姑姑家闲住。姑姑知道他花钱大手大脚，便问他上街游玩需要多少钱。魏三张口便要500两银子。姑姑家有钱，一口答应了。谁知，他到前门大街首饰楼用500两银子打制了500只银蝴蝶，然后登上前门城楼一个一个随手往下抛，城楼下老百姓纷纷争抢，不到半个时辰，500只银蝴蝶全部抛光了。回到府中，姑姑问他花多少钱买了些什么稀罕物品，他如实回答，姑姑听了竖着大拇指说道：“你真是名不虚传的‘散财童子’。”魏三哥不读诗书，不通文墨，却擅长打猎。每年春前秋后总爱四处打野兔子，凡是跟着他去玩的，都管酒饭。

从千锤百炼到战斗英雄

传说神乎其神，但王家人乐善好施、童叟无欺的故事，却在附近流传深远。

王金星说，当年，“王家铁匠铺”就是金字招牌，不用宣传，百姓自然就会前来。

“离城区较远的菜农们，每天挑着菜渡河到城里来卖。第一件事，就是把该修理的农具放到我家铺子，等做完买卖，农具也就修好了。有时碰上穷苦人家，便分文不收。但百姓们都通情达理，会放一捆菜再离开。”他说，打铁是男人的事



被俘后壮烈就义

1942年，正是抗日战争最严酷的阶段。在当地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下，刘作才组织了多次抗日活动。这期间，多名共产党员和抗日民兵被捕并惨遭杀害。景和区委有人被捕后叛变，出卖了刘作才。高鸿基根据线索，制定了抓捕刘作才的计划。他以附近某村有村民闹矛盾需要调停为由，派人诱使刘作才进入包围圈。刘作才一进屋门，就被汉奸抓住，关押在景和炮楼。

被捕后，刘作才受尽严刑拷打，长达一个多月。但他始终坚定革命信念，绝不出卖组织和同志。高鸿基气急败坏，最后将刘作才枪杀于景和西门外北侧的土岗上。

行刑前，刘作才向着王雅莪村的方向磕了三个头。牺牲后，他的遗体被悬挂在景和镇西城门。3天后，经多方周旋，亲戚才将他的遗体抬回村子，埋葬于刘氏祖坟。

英雄身后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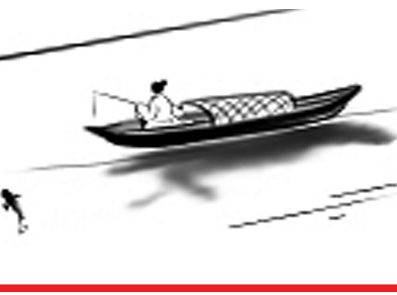
刘作才牺牲前，家人并不知道他是

业。这是因为，没有力气不能打铁，没有胆量不敢打铁，没有吃苦精神不愿打铁。

后来，随着工业技术的进步，王家铁匠铺的生意也大不如前，原本门庭若市的铁匠铺渐渐没了往昔的热闹。直到1992年，铺子关门，王家人也搬离了运河边的老房子。

王金星14岁跟随长辈学打铁，一打就是5年，练就了一身力气和胆量。1985年，他参军入伍，随部队赴云南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作战中，王金星多次进入敌方阵地侦察，胆大心细，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下达的各项任务。因战绩突出，荣立二等功、三等功各一次。退伍后，他带着英勇作战的故事进校园、进社区，讲述和平的来之不易。

平日里，王金星和友人总会讲老沧州的故事，回忆儿时打水、游泳、藏冰、过河的场景。在他眼里，这一方百姓的命运始终与运河相依相伴，血脉相连。“几十年过去了，我还会想起家里的铁匠铺，想起一家人围着这间铺子忙碌，耳边还会回响起叮当的声音……”



四大王庙

共产党员，也不知道他在建国县担任重要职务。刘作才被捕后，他的妻子也被高鸿基抓到景和炮楼，严刑逼供，浑身是伤。他的家人才知道原来这些年刘作才一直在从事抗日工作。后来在党组织及亲人们的多方周旋下，日伪军才放了刘夫人。

刘立新说，刘作才的遗体被抬回村子后，当时亲人们掀开他的褂子，发现他的身体已被烙铁烫得到处都是伤痕，眼睛也被石灰烧瞎了。村民们无比悲痛，更加痛恨日本鬼子和汉奸的暴行，激起了青年村民投身抗日、以身报国的决心。

刘作才烈士有两个女儿。他牺牲时，大女儿7岁，小女儿5岁。大女儿一直在家务农；二女儿被党和政府安排到烈士遗孤收容所长大，后来担任中学教师。现在两个女儿都已去世。

在当时的河间市尊祖庄后念祖村，有一个青年与刘作才同年入党，他就是刘其庚，后改名刘流。他创作的长篇小说《烈火金钢》，描写的就是鬼子“五一”大扫荡时，冀中游击队在共产党领导下与日伪军殊死搏斗的故事。小说中的大汉奸高铁杆，原型就是高鸿基。刘作才为抗战牺牲的故事，也被写到小说里。

2001年，刘作才烈士的遗骨从刘氏祖坟迁到了位于张雅莪村后面的柏树坟。刘立新说：“那次迁坟，三爷爷牺牲时头上的弹孔还清晰可见。”2015年清明节，河间市委、市政府为刘作才烈士立了墓碑。墓碑正面镌刻的是“刘作才烈士之墓”几个大字，背面是烈士的生平介绍。



为响应中央统战部开展的“凝心铸魂强根基 团结奋进新征程”主题教育活动，6月17日—18日，民革沧州市委组织部分成员赴保定，到保定军校及抗日革命根据地冉庄地道战遗址进行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重温历史守初心，携手前行绘同心。

张源 摄

被误读的大王庙

江浩

泊头市区西河岸南头有一个小村子，叫作大王庙。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叫它“大[da]王庙”。殊不知，应该读作“大[dài]王庙”。

这要从大王庙的村名来历说起。

运河从东光流入泊头市境，先向西北，再向东北，这中间左折右转，在大王庙村南连续六七个大大胳膊肘弯。不仅汛期流湍，易出险情，就是平日行船，其篙工舵师也要打起十分精神。为了祈求平安，泊头也循例在此修建了一座“大王庙”，大王庙村名即出于此。

其实，这个大王庙全称是“金龙四大王庙”。现在泊头南头的一些老人也还知道是“四大王庙”。

明清运河是中国大地上最繁忙的水上运输线。仅官方由南向北送往京城的漕粮，大体每年都是400万石，最高时达500万石。承明天顺以后，漕船定数11775艘；清前期运河畅通时，每年沿河北上的重运漕船六七千艘，押运官兵则有10余万人次之多。此外从江南输送各种宫廷用品的贡船，常年上千，多时三千余。民间商船就更是无法统计。

水上行船最受自然条件影响，风雨不说，水大有倾覆之险。水小怕搁浅难行，这些年仅泊头市区段河底就两次发现沉船。而大运河沧州段，既截断了华北平原西来各河东去入海之道，又因上源接受卫、漳、黄等河浊水，每逢雨季内外夹攻，极易漫溢、决口。旧时科学尚不昌明，民间面对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便时常转向神明祈求护佑。

“四大王庙”应该就是这样修建的。

说起这个四大王的来历，也是在流传过程中逐渐积累而走上神坛的。

四大王原型人物谢绪，南宋灭亡，投水殉国。元末，明军与元兵在黄河下游吕梁洪交战不敌，传说谢绪显灵披甲执鞭，逼得河水倒流，元军战船不进反退。过后朱元璋论功行赏，封他为金龙四大王。

据学界研究，1855年前的700多年间，黄河一直在今开封到清江一线入海，吕梁洪是当时黄河下游著名险段，而当时运河也正经过这里。适应祈愿漕运平安的精神需求，首先在吕梁洪出现了谢绪助战的传说，并逐渐附会成护佑漕运之神。明嘉靖之后，甚至到了“凡两岸有祠皆祀金龙四大王之神”“军民输京师之赋者，凡四百余万石，舟楫之行计万五千余艘，皆赖神之护佑”的地步。明隆庆《沧州志》记有“四大王庙在卫河东岸，又在盐场河岸”，就是水月寺一带。

清朝继承了明朝崇拜漕运之神的传统，顺治年间封为“显佑通济金龙四大王”，并在运河重镇宿迁祭祀。清廷应相关官员之请（其中有南皮老乡、时任漕河总督的张之万），先后18次给四大王加封号，最多加到了42个字，甚

至超过了文圣人孔子和武圣人关羽，足见官方重视程度之高。这是因为明清两朝对漕运的依赖是漕船的安全准时。与此同时，四大王崇拜在南运河沧州段也随之进一步扩展，查沧州各县志，北到兴济，南到连镇，连不临运河的南皮县城西和交河县城西关，都有四大王庙的香火，而又尤以东光为最，《东光县志》说“河神庙在马头镇河东……此外大王庙一在刘庄、一在大龙湾、一在洪店、一在陈庄”，连同“泊镇河岸”的“四大王庙”，应该就是明清之际修建的。

泊头的四大王庙究竟什么时候修建没有记载。明万历十四年，老家交河县的余继登自开封返程时在黄河乘船遇险，一名老船夫向金龙四大王祷告而神奇脱险。余继登就此写了一篇《金龙四大王灵应记》。泊头的四大王庙，究竟是余继登促成修建，还是漕运官员或客商所为，由于泊头只是交河县下属的一个镇，历来的府县方志都很少提及，因而也就无从考证了。

20世纪50年代，我曾经随老父亲沿河堤南行，走过大王庙村边，老人家还指给我村北那几座近于荒废的小庙，有什么财神庙、四大王庙，还有什么娘娘庙、奶奶庙。去年，我特意去大王庙村转了一圈。印象里的小村子已与泊头市区连成一片，那些土坯房也全被砖瓦房所替代。83岁的王汉珍老人告诉我，她自小生长于斯，对代代相传的四大王了如指掌。现在大王庙村警务室南侧，就是古代泊头镇南城墙位置，从那儿向东南不远就是金龙四大王庙，再往东南盐场后面的道路南北，分别是我所问的财神庙和娘娘庙。她还记得老人们常常说起的“迎神”情景：每到雨季，河水暴涨，就有管事的人们操持着，敲锣打鼓地把一个玻璃盒放到河堤上，待到一条黄色小蛇从河里爬进盒里，就捧着这玻璃盒供奉到四大王庙，期待河水慢慢落下去。

这个迎神过程，与明清笔记小说里的记述倒是多有吻合。明清时期就将金色小蛇当成金龙四大王化身，清代黄钧宰《金壶七墨》有记载：“(金龙四大王)化身常为金色小蛇，故曰金龙。”而相关官员们也把金色小蛇的出现视为吉兆。

清咸丰五年，黄河不再南流夺淮入海，再加上当时太平天国兵锋切断江南运河，运河漕运从此衰落。四大王的香火当然也就随之黯淡了下来。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多项破除迷信的命令，宣布“前清祀典所载，凡涉于迷信者应行废止”，通令各县查禁各地盛行的迎神赛会。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再次掀起破除迷信高潮，全国各地的玉皇庙、城隍庙、龙王庙、关帝庙等或拆毁破败、或改作学堂，大都不复旧貌。想来，大王庙也难逃此劫，慢慢湮没在历史的尘烟里。